

淮南鴻烈集解

卷九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度作動因循而

任下責成而不勞不自勞而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傳相也諭導以正道

文於義爲長當從之今本作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也相儀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

謹按孫說云正與政聲同古通後文執正營事同○文典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王念孫云

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

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傳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即淮南所

本大戴禮保傳篇同文子自然篇謀言爲文章○文典謹按治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

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言爲文章要引爲作成行爲儀表於天下俞樾云於天下三字衍

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文典謹按治要引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

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制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冕冠莊續塞

也前旒冕前珠飾也按說文冕下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遠延垂璽統讀又璽下云垂玉也冕飾莊續塞

耳所以掩聰莊續塞不欲其妄聞也莊讀而買莊蓋之莊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天子外屏所以自障

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文典謹按：治所治者大，則所守

者少。○王念孫云：少當為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未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文典謹按：治要引聽作聞。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

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賊，好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

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王念孫云：通於天道，本作通於天。今本脫

自然篇，正作通於天。天與精為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寧定為韻。乾象傳：乃統天，時乘六龍

以御天，與形成命，真寧為韻。坤象傳：乃順承天，與生為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字多與精情平為韻。楚

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並與名為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

辭而外，不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

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

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仁誠之心，懷

甘雨時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引：甘雨時降，作甘雨以時。五穀蕃植，蕃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

○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二十八引：獻功作報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

八引：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其民樸重，端慤。○慤，直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

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王念孫云：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

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

至交趾，北至幽都。○幽都，東至暘谷。○暘谷，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

天下一俗。其俗同。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

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治事。削薄其德。曾

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擗梏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也。○莊遠吉云。梏說文解字云。

是杖也。○此擗悅義當從之。○陳觀樓云。說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擗悅而呼狗。則擗字當爲擗字之譌。說文挾俾持

也。○陶方琦云。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引許注。擗挾悅杖也。按說文。悅木杖也。說正同。說文挾俾持

九百五十五引。擗作袖。○夫水濁則魚噉。文選吳都賦注。長笛賦注。引噉也。○文典謹按。政苛則民亂。○莊達吉

云。說文解字。噉魚口上見。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噉噉。延頸歸德。蓋亦衆口上向之義。水濁則魚噉。政

苛則民亂。十字出韓詩外傳。淮南之文。博采通人。信而有證。此乃改噉爲噉。噉噉古音相近。古字無卽異

與。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圜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切也。是

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巧。○洪頤煊云。原道訓。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高注。智故。巧飾也。倣真

訓。巧故。萌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故當訓爲巧。不爲詐也。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所從也。不知。上多求。則下交爭。

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堞。塵也。楚人謂之堞。堞。動塵之貌。弭。止也。

塵也。按此許注。屬入高注本者。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濟。○陶方琦云。文選宋玉風賦注。引許注。堞。塵

說文。塵。塵也。廣雅釋詁。堞。塵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濟。給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

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魯何曰。未聞身治而國刑

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

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牡牝。言其賢也。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王念孫云。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字之誤也。隸書害字作害。其上半與用相似。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用其鋒于四方。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當爲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用。而施亦用也。見原道脩務二篇注。○俞樾云。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
宜。遼姓也。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鞅鞅鐵鎧。○孫詒讓云。鞅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莊達吉云。應云。宜遼名也。姓熊。鞅鞅鐵鎧。爲馬頸韁於甲義無取。此疑當爲鞅草書。央貴二形近。因而致誤。國語齊語云。輕罪贖以鞅盾。一載。韋注云。鞅盾。鞅革有文如縷也。說文革部云。鞅。革繡也。荀子議兵篇云。楚人絞革犀兕以爲甲。鞅如金。石。楊注云。鞅。堅貌。考工記有合甲。此鞅鞅。亦。瞋目扼腕。○莊達吉云。擊。即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
縣。遠也。比于。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
德。薄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遠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遠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云。觀訓。爲見。不訓。爲觀。觀皆當爲覲。廣雅曰。覲。覲視也。玉篇。覲。七還報曰。遠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賢也。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覲。少見覲。故覲誤爲覲矣。

曠瞽而為太宰。替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大治。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不視之見。

師曠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王念孫云。民之化也。本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宣公之子。光。

莊公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驚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

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文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陸機弔魏武文注。引許注。鼓琴循絃。謂之微。悲雅俱有。

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按二注文異。漢書揚雄傳。高張急徵。注。徵。琴微也。然循絃。謂之微。義與揮同。

琴賦云。伯牙揮手。是也。悲雅下。當有誤。文疑是悲。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許注。即本此。

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威王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

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為相。○陶方琦云。王子淵四子講德。

往。商。秋聲也。按二注文異。許本作甯越。甯越乃周威王師。非是。越當是戚。說文戚。戍也。當是古本或作戍。

途。加。歪。為。戍。也。今道應訓。亦作甯越。均誤。道應訓。甯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

以商於齊。許即用此文。文選甯越注。亦引淮南子。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

其化。○王念孫云。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而論文

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文王操也。鼓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誠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

歲而文不滅。况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部○文典謹按初學記天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
湊千里之雨至。漢會也。或作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

好憎忘於外。情欲以好憎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貫通墜塞

孫云。業當為葉聲之誤也。葉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墜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

也。楚辭離騷。貫薛荔之落葉。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葉

貫皆積累之意也。傲真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葉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垠。葉

累猶葉貫也。傲真篇曰。橫廓六合。操貫萬物。操貫猶葉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局四方。彼言操貫

萬物。猶此言葉貫萬世。故廣雅云。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或化從昆蟲。又况於執法施令乎。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衡也。繩之於

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微細也。扶撥枉

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

為治者不與焉。智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王念孫云。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

子曰。不與焉。則有智字明矣。文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文典謹按。意

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俞樾云。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

故書功為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知故不載

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文典謹按。意林引巧拙者。下有何也。二字。知故不載

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文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物眩也。兵莫憚於志。

而莫邪爲下。○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引許注：莫邪，大戟也。按說文：鎔字，下云：鎔，錫也。集解引文，當是許注。淮南本：故作莫邪。漢書：揚雄傳：杖鎔邪。注亦云：鎔邪，大戟也。脩務訓：而不期于墨陽。莫邪，高注：美劍名。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正與許異。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之言無所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也。才，智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也。小舟也。楚辭：九章：乘船。幹，常爲幹字之誤。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王念孫云：玉篇：幹，與同。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並作幹。舟御覽又引此文：幹，作幹。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說：是也。羣書治要引此文：幹，作幹。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而服驢騾。黃馬白腹曰驢。詩云：駟驢。彭駒騾，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驢騾，北野馬。按二注正異。許作國名，即隱十一傳：溫原絺，樊之原，與高作驢騾異也。說文：亦無驢。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字：駒下云：駒騾，北野之良馬。與此作北野馬正同。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王念孫云：險阻，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驢騾馬服驢騾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文，無偏字。下一偏字，則句法參差不齊。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文典：謹按：照海內，存萬方，相對爲文。加一偏字，則句法參差不齊。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王念孫云：道之數，本作道。視青黃也。亦無偏字，皆其證也。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王念孫云：道之數，本作道。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說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爲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達，謂其窮可

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范論篇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脩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轅。水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殺鼃鼃。陸捕熊熊。戲大旗也。索校也。歛讀協。○陶方琦云。史記正義八。御覽八十二。又九百三十三。引許注。禮送大麾。鄭注。大麾不在九旗中。孫氏晏子音義。以謂大戲。當是人名。此古說之互異。然淮南本義。不作為人名解。○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制脩伸鉤。四百三十七。引歛金作揉金。捕作搏。九百三十二。引歛金作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云。焦或作巢。○莊達吉。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王孫云。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為文。不當有力字。智不足以為治。軍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為強。亦無力字。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堑井之無鼃鼃。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也。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王引之云。引此。豺狼作狼契。按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注。獫狁也。玉篇。獫。公八切。維犬也。廣韻同。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為大名。而改為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也。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王引之云。莊子秋水篇。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作蚤。云。鴟夜取蚤食。崔本作爪。云。鴟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蚤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並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食蚤。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蚤二字。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鴟夜聚食。蚤蚤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珠曰。淮南子曰。鴟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鴟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顛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

見而不書顯越也。撮之說許高異義。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顯目。而後人遂改爲顯。越也。撮之說許高異義。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顯目。而後人遂改爲顯。失也。按二注文義並異。許本作爪。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二引。感應經云。鶴食人遺蟲。非也。蓋鶴夜能拾蚤蝨。爪蚤音近。故誤云也。纂文云。鶴一名忌。欺。白。不見人。夜能拾蚤蝨也。蚤。爪。夫。騰蛇游霧而動。音相近。俗人云。鶴食人棄爪。相其吉。內妄說也。據纂文所云。則許本作蚤。蚤。蝨。解。爲。長。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王念孫云。上句本作騰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騰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騰是蛇義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騰亦同義。故下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騰上有升字。此後人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妄加升字也。大戴禮勸學篇。亦云。騰蛇無足而騰。今本而捷魚得水而驚。疾。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鹽。嫚。捕。器。夫。責。少。者。易。償。○文。典。謹。按。意。職。寡。者。易。守。也。寡。少。任。輕。者。易。權。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爲。之。也。高。注。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也。厭。欺。欺。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公。尸。燕。飲。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文。典。謹。按。北。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不。枉。爲。善。也。○王。念。孫。云。此。本。作。不。僞。醜。飾。不。僞。善。極。僞。即。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不。僞。醜。飾。不。僞。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飾。爲。美。亦。不。極。爲。善。也。道。藏。本。劉。本。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改。不。極。爲。不。枉。謬。甚。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而。改。上。句。僞。字。作。爲。又。改。下。句。一。人。作。不。爲。僞。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僞。善。則。失。其。韻。矣。一。人。被。之。而。不。襲。也。襲。大。萬。人。蒙。之。而。不。徧。小。也。徧。冒。徧。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王。念。孫。云。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者。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即。承。

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列明矣。夫子自然篇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作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卽道達矣。無若字。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而不行。故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賴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結。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之人皆能有此術。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之。橋。結。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百官得脩焉。譬而軍之持麾者。段。借。如。以。而。爲。如。之。類。此。譬。如。作。譬。而。當。是。許。本。高。本。當。作。譬。如。御。覽。三。百四十一。引高本此注。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正作。譬如古而如通也。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善惡惡。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若伊尹爲湯謀。傳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聖之。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閉門重襲。以避姦賊。○王念孫云。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

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文典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端。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文典謹按治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王念孫云。臣道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亦云。主執圜臣執方。方園不易。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相和。同道則亂。謂可其國乃昌。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相和。同道則亂。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文典謹按治臣道故曰得其宜。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股。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俞樾云。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千鈞之重。鳥獲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千鈞之重。鳥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鳥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者則鳥獲不足恃。不能勝也。故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

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推之行○王念孫云推而不可爲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衍。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

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也。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文典謹按車輕

上文戕重而馬羸又按致遠御覽作追急追速作致遠。是故聖人舉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字始與

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詭違也。拂戾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

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聲者可令囀筋。○王紹蘭云攷工記弓人曰筋欲徹之徹鄭司農云囀或

從爵爵雀古通用魏晉以後俗趨簡易書囀爲囀玉篇囀撮口也淮南因作囀筋但其證當時淮南子蓋有作囀

者傳寫之徒不知囀爲囀之俗體別作囀字玉篇囀撮口也淮南因作囀筋但其證當時淮南子蓋有作囀

林者以囀非正字直改从手作摧轉輾承譌皆不足據也。由是覈之囀俗字囀因囀而變摧又因囀而變

據先鄭注漢時淮南易林舊本當是囀筋此條不載書雜記乃王紹蘭與干引之書中語也。○孫詒讓

云玉篇口部云囀撮口也筋不可以言囀囀當爲囀之譌考工記弓人云筋欲徹之徹注鄭司農云囀之

當孰實疏云筋之摧打囀欲得勞徹是囀筋爲漢時語即謂摧打之使柔軟以纏弓弩也。囀俗作囀

與囀形近因而致誤不可通矣。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王念孫云不可使言

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間爲韻圍語爲韻如今本則失。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

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本一作不可使通語今本

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文典謹按意母小大

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尙忠忠正在上位執正

營事營與○王引之云諸書無訓營爲典者營當爲管字之誤也管字或作營俗書營字作管二形
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
淖齒管齊之機高彼注曰管典也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夫鳥
見史記范雎傳索隱正與此注同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王念孫云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可與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虎
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
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王念孫云此謂舉賢不可不慎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
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
身傷傷病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
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
瓠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耐入故不抓○王念孫云抓皆當爲捫字之誤也廣雅捫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
攪裁也梁益之開裁木爲器曰鉅裂帛爲衣曰捫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捫同若作抓則非其義矣玉
篇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爪○文典謹按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莊本作夫人主之所以莫抓玉石主
字涉上下文人主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
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王殺食省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或王由此觀之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王念孫云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辯見經義選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
國顏師古曰易音弋鼓反易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耳

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實少也察明也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人以辯顯

以辯辭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業以致其功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幅湊莫敢專君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

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連照海內中羣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衆庶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俞樾云此下當

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孫詒讓云往當爲任形之誤也後詮言訓主上

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俞樾

循隨山萊木注曰隨循也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驥天下之疾馬也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

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王念孫云而被甲兵而當爲脩謂不治南畝也○隨字或作隨見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其有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有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

諷教部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則城獲雖賤，不託其足，即淮南所本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為智伯報讎，殺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王念孫云：疾風當為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為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相生之氣也。○文典謹按：意林氣作勢，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驪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鸞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詭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

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

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

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莊遠吉云御覽引作百姓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

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莊遠吉云御覽引作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

斷當爲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機桷不斲高注機桷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桷而磐之加密石焉諸侯磐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

斷篇史記李越席不緣爲席也大羹不和○俞樾云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五味即本諸

此粢食不穀御覽引作粢飯不擊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

稷非有利焉○俞樾云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年衰志憫○袁老也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文注引許注言其易也按此許注屬入高注本者其即其字之譌○文選孔稚圭北山移

堂書鈔百三十六引作堯舉天下而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

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

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齊頗賴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不得安其正性詐僞生也○王念孫云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

其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即承上黎民顛賴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

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側耳作傾耳。澹薄作淡漠。非寧靜

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制裁也。○文典謹按。大者以爲舟航柱梁。舟船也。方兩小舡。小者以爲枅楔。○王念孫云。枅楔本作接榘。此按治要引工作匠。大者以爲舟航柱梁。並與共濟爲航也。小者以爲枅楔。○王念孫云。枅楔本作接榘。此

韻在宿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枅楊接榘也。枅楔則非。韻矣。接榘。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而言。莊

也。案小梁謂之接榘。故枅爲梁。而亦謂之接榘。集韻接榘。梁也。淮南子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榘。者爲接榘。蓋高注以接榘爲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接榘。則北宋本尙未誤。修者以爲欄榘。屋

垂榘也。短者以爲朱儒枅榘。朱儒。梁上戴跽跪也。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王念孫云。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

而藏之。有所施用也。即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也。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鳥頭也。○王念孫云。雞毒當爲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內。枅讀如

本遺脫也。淮南亦作奚毒。急就篇補注。引作奚毒。則南宋本尙不誤。無作雞毒者。○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御覽九百

九十。意林引許注。奚毒。附子。按御覽引許注。作附子。與高注亦異。廣雅。雞。奚。附子也。王篇。奚毒。附子也。一

歲爲鳥頭。五歲爲天雄。說文。則鳥喙也。然而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

人乎。○文典謹按。治要引作是故竹木草。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舉。○文典謹按。治要曲作邑。非其人不肖

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文典謹按。治要引作獐。及其中。牧豎能追之。才有

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文典謹按。治要引作獐。及其中。牧豎能追之。才有

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文典謹按。治要引作獐。及其中。牧豎能追之。才有

爲文。加一大字。則文不一律。大字疑涉下文。

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而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文典謹按搏牛搏鼠當從之辭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王引之云并本
使搏鼠也○文典謹按搏牛搏鼠當從之辭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王引之云并本
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慎人問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
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拜從驛定竿存耶皆是也後人不達從
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并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皆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掣而乃責之以閨閣
之禮與窆之間○文典謹按治要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文典謹按治卑下衆人之耳目
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加手有耳說山篇云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不尅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適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
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皇王部二引此並作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孫云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即通之誤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即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
臣脩通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以事其主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云先與不弊義不相與先當爲光字之誤也法令察而不苛○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光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光法令察而不苛○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者懷其德○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王念孫云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王念孫云木

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文典謹按：不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

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王念孫云：志達當爲達志。寫者誤倒耳。使言之而是雖在

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謂人君

君也。掄出策謀也。言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不

其位卑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王念孫云：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案此當

也。道藏本作其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聞主則

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文典謹按：竭忠乃與上文雖邪

枉不正一律治要引正作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

清濁。商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離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

法也。○王念孫云：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爲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爲文。下文設賞者

賞當賞也。○俞樾云：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

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

賤者不重其刑。言平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古

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其立君也所以副有司使無專行也。擅法籍禮義

亦身之誤。唯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以字未脫。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能令行於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
冒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也。策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王念孫云：心中當為中心，中心與馬志
此並作中心，列子湯問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也。而旋曲中規，曲也。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
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與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與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
有也。是故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
以示之，則蹠躡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蹠，莊蹠也。夫據除而窺井底。○王引之云：階除，不得有井，除當
梁平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
榦，說文作榦，云井垣也。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宋本正作榦。雖達視猶不
能見其睛。睛，目瞳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王念孫云：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為變，草書之誤也。
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亦於義為長。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
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六，雖有騏驥驂駟之良，賊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賊獲，古之不能御
引作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驂駟之良，賊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者，魯人也。○文典
謹按：御覽引賊獲作烏獲，恣，下引注云：恣，卻行也。而人弗能制矣。作而不御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

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
念孫云美當爲義正當爲止建當爲遠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美今本義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義美謂才有餘也美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遠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遠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正公則奇材佻長而干次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功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制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大魚能吞舟言其援狻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持其位也以守職者以從君取容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王念孫去事字則文義不明○文子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智能也臣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王念孫云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當有○天字○文子○上仁篇○有○天字○亦後人依誤本○淮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字○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王念孫云○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

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阿曲從也。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馱于衡下。○陳觀樓云。馱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馱。馱服或作馱。似而誤。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資。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無所私好。○王念孫云。有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諛。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爲。有爲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者涉下句。有爲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有爲則諛。生有好則諛。起。乘志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昏獻以璧馬釣之。○釣。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惑。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禽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王念孫云。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塞。○莊遠吉云。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局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中局外閉。何事之不振。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耳。目淫則竭。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王念孫云。不伐之言。伐當爲代。不代之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

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道常未知以奈何爲寶何道無形無形不可奈何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

矣有所守言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役子路公輒也景桓公臣管安位尊也桓公仲輔相

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王念孫云公字後人所加衛君役子路景桓公臣管安位尊也桓公仲輔相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侵楚今本侵楚上衍大字辯見人閒兩入構怨廷殺宰子簡

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闕季氏金距郕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秦族篇闕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

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荆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荆平下加王字則累於詞矣呂氏春秋胥時篇鞭荆平之墳亦無王字○俞樾云此本作桓景臣管

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景後桓與管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

撻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王念孫云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此不得下言則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王念孫云其存甚大本

上義篇正作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文子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王念孫云其存甚大本任甚大即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之作其存者其字因與上下三其字相似而所守

誤任誤爲在後人因改爲存耳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所任其大而所守甚約少也

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文典謹按意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王念孫云文義未足說苑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

知下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攷正乃於文不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門二字○文典謹按意林制上有能二字則豈其材之巨小

文不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門二字○文典謹按意林制上有能二字則豈其材之巨小

1-105

足哉所居要也。材有巨細所居要耳。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化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使孔墨爲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要也。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矢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也以兵殺其使者亦必殺我王曰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庇也獬冠楚國効之今御史冠陶方琦服飾重也。部一事類賦冠部並引許注冠今力士冠按說文角部冠牝羊生角者也玉篇冠角兒廣韻三十五馬冠下云楚冠名韻會引淮南冠今力士冠按說文角部冠牝羊生角者也玉篇冠角兒廣韻三十五羊也後漢輿服志獬冠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以爲冠注引異物志云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豸也許云力士冠獬豸一角弁大冠引文王亦謹按初學記趙武靈王貝帶鷁冠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字飾帶胡服服食部引文王亦謹按初學記趙武靈王貝帶鷁冠而朝趙國化之。帶粒銚鎡也。莊達吉云藏本如是史記索隱二十六郭洛帶係銚鎡也文義皆難通疑有誤字○陶方琦云文選吳都賦注引許注鷁冠鷁雉也如史記索隱二十六郭洛帶係銚鎡也文義皆難通疑有誤字○陶方琦云文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說文鳥部鷁字下注鷁鷁也鷁下鷁鷁也秦漢之初侍中冠冠具帶也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胄紕索隱張晏云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篤云胡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此注私銚鎡也義未詳疑當作郭洛帶私銚鎡也。郭洛帶即張晏所謂郭洛帶也郭洛帶粒銚鎡也。郭洛帶即張晏所謂郭洛帶也郭洛帶粒銚鎡也。獬冠帶貝帶鷁冠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也。

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也。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以制勝。觚。劍柄。招。舉也。○王念孫云。握劍鋒以爲朝。晝昏夜下。一字與雖字相近。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
有可與字。言手握劍鋒。則雖北宮。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可使與能。以文相正。對。○王紹蘭云。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字。○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此當於錄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使鳥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鳥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
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檣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
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七尺之橈。而制大舟者。因水爲資也。君
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水。○莊達吉云。唐。古塘字。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桓
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齊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斯朝涉者之脛。
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
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
鳥。係置之網。再舉。殺比干。斯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
供養其欲。○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饑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

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饋饗，則下不得言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
矣。後人熟於饋饗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抵牾也。○王念孫云：掘穴，本作掘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掘室，是也。
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掘室，而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王念孫云：掘室，本作掘室，是也。
因掘誤為掘，後人遂妄改為掘穴。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掘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
王作掘室，又引注云：掘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掘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
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此云民無掘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異，不當據彼以改此。又云
民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民無掘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
文：穴，土室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文典謹按：治要引美作香。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肥醲也。
與此注正同。肥醲甘脆，非不美也。○文典謹按：治要引美作香。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肥醲也。
匡牀弱席，非不寧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弱作弱。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弱作弱。
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其憐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歲
登民豐。○文典謹按：治要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文典謹按：治要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文典謹按：治要金鐘、石磬、管、簫、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
效致。○王念孫云：效善，當為效喜。字之誤也。此以喜怒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文典謹按：治要此皆有充於
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文典謹按：治要此皆有充於
內而成像於外。○文典謹按：治要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
織之業，以供上之求。○文典謹按：治要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文典謹按：治要無明今日之儲也。而乃始
擗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紱而從軍旅。○文典謹按：治要羅紱，作綺羅。失樂之所由生

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俞越云。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復中田之獲。卒歲之收。○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

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

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王念孫云。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

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食。既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借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本作無。故特辯之。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

憫。憂也。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

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

急。○憫。憂也。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

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王念孫云。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君人者。上因天時。下

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陶方琦云。說文畜字下。引許注。玄田爲畜。按說文引淮南子曰。玄田爲畜。即引其注文。

與芸字。蠲字。下同。例。說文。畜。田畜也。即周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之義。王氏筠曰。玄田。當作玄田。从夷之古文。豈。夷部。遷下云。从夷。引而止之也。漢書景帝詔。農桑蠶畜。注。食養之畜。穀古繫字。繫之者。恐

其逸也。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堯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

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蔬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爲民資。用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轉也。

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掩也。不取麇天。○麇。子曰天。麇。子曰天。不涸澤而漁。○涸。澤。涸。池也。不焚林而獵。○獵。爲也。豺未祭獸。豈

學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射殺獸四而陳之世謂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獵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水邊也世謂之祭獺也未祭獸宜孕不得施也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獵也明堂月令孟春之
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擊鷹隼未擊未立秋鷹隼未擊未立秋鷹隼未擊未立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
節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以火燒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云正文燒字因注
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並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燒田說苑脩文篇同此
字正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並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燒田說苑脩文篇同此
即淮南所本文子上仁孕育不得殺穀卵不得採魚不長尺不得取麋不期年不得食。皆為是故草木之
篇亦作不得以火田發若蒸氣發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
之後四海出雲○文典謹按御覽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文典謹按御覽九
九百二十二引注立春作春分修橋梁十月時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于南方朱鳥之宿也○文典謹按御覽八
中則種黍菽○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也昂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昂
西方白虎宿也季秋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曠
空也○文典謹按治要引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
富國利民作富利國民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
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
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志欲大者兼

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轂以諭王○莊達吉云不轂之訓古皆云轂

上本作轂注云不轂不爲輻所湊也又別一解與此轂以諭王之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

注正同知古兩義並有後人但識轂善而不知有輻轂之訓矣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竝興莫不嚮應也和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弱也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

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戾擊也戾破也○洪頤煊云

戾也尚書益稷擊鳴球文選長楊賦作拮隔章昭曰古文隔爲擊擊戾即隔背高注非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

處靜持中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

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容多所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非正道能多者無不治也

治猶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

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文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湯有司直之人司直

不曲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文過若豪釐而既已備之也備具夫聖人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舉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王念

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當此之時馨鼓而食鼓而食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馨○王念孫云

成文理劉本刪去王字尤非周官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食故曰伐馨而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

字之義若云馨鼓而食則夕不成義矣且伐馨而食奏雍而徹相對爲文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餼伐舉而

食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舉與馨同考工記人爲舉鼓是也雍而奏雍而徹之樂已食已飯而祭饗行

徹乎五祀即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此正作伐馨而食

不用巫祝政其率德昭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小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王念孫云皆在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故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下文所述六事武王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為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毀摺笏杖受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摺笏杖受以臨朝相對為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會名也一說鉅橋府所積也武王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會名也一說鉅橋府所積也武王按二注文義異所云一說即許義與集解三漢書注引合水經注漢地理志引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也亦即此紂倉名與此注前一說正同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穆子師按此許注入高注中故同蘇氏淮南子敘云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今本皆用高氏故皆稱訓茲所曰繆繆繆許注亦云通稱繆乃許氏之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本也繆繆繆許注亦云通稱繆乃許氏之朝成湯之廟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洪範封之于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文典謹按治要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文典謹按治要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方矣不一律也當作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於引正作則聖人之志大矣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非義不行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長弘，周大夫，敬王臣也。號

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長弘，周景王之

史行通天下。鬼方之術也。按春秋文曜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成周改號，長弘分官。又羣書治要後漢

書鄭太傳注：引許注：孟賁，衛人。按漢書淮南王傳：然勇力不聞，其伎巧不知。有伎巧也。專行教

道。○文典謹按：治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

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

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犯，猶懼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為魯定作為春秋

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

多。○王念孫云：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為又。又與固

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

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

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王念

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者。今本脫而必二字。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

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明篇正作捨其易而必成。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

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張儀、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蓋宏孟賁

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徧知萬物而不知

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

所不忍之色可見也。色不忍智斷割之也。見于顏色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

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故六有存也以正

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王念孫云故仁智

智有時錯。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孫詒

並當為史形之誤也。周禮諸官皆有府史胥徒鄭注。云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

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

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王念孫云事可

事之可權者多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權者少對上文愚人之所見者

寡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者之所以

多患也。對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俞樾云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

備者衆愚人之所備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

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逆而後合。愚者始

於句末轉。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逆而後合。愚者始

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

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

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王念孫云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謀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為威也後秦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並云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

同氣用秦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秦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秦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故至

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

利涉大川言能同人大道至于野則可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

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

繩乎唯恐失仁義。○俞樾云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知仁義之為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君子非

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

懼失利。○王念孫云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

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文典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

謹按王說是也筆書治要引此文亦無三仁字幾不如舍往客。即就也鹿以諷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

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

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莊遠吉云六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王念孫云致尊為設尊字之

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並作設尊○陶方琦云意林引

許注衢六通尊酒器按意林所引同文少約耳益知八篇皆許注本故引亦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

同六通當作四通說文四達謂之衢又尊字下云尊酒器也與淮南注同

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

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

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

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洪頤煊云下文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上有言則民皆載而行之

古字載戴通用凡行戴情謂行載其情高注非○俞樾云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

讀為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

人則異矣可證此文戴之當為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后稷廣利天下猶

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觖不滿也滿如陷陷少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

所快○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賢其所悅者更悅其世莫不舉賢○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人

所行之快性也按今注無當補說文有說字無悅字世莫不舉賢○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人

注無當補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下有也字又引許注作通失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

而欲得賢亦不幾矣○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幾近也按今注無當補爾雅釋詁幾近也使堯度舜

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

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

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繡繡謂臥關上之不安繡繡也不

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論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

念孫云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即無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憊者也憊可

或曰慰極○莊遠吉云困慰本
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也○王念孫云高說非也載讀爲載鄭注堯典曰載行
而誠中者也○洪頤煊云意而不戴謂上有意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中心必有不合者
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王念孫云王當爲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
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傳及新序雜事篇並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在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不至者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所從出義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臨戎霍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
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中行繆伯手搏虎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不及克能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猶能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爲能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字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之誤也○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注於此○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務注於上○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至焉

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注。不相爲賜也。作其用爲易。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鏐。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閉藏。○文典謹按。一尺。意謂林爲是。本書主術訓五寸之榱。制開闔之門。榱即榱也。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結。要終也。○王念孫云。斯當爲期。字之誤也。言君子遠塞矣。斯亦當爲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昭。道也。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洪頤煊云。上文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記字高。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注失之。高。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

服。三苗時禹風以鷹翔川魚鼈沈。禹以德服三苗皆潛飛鳥揚。鳥見鷹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

○王念孫云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害之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

字皆誤作害。辯見原道篇欲實之心下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鱸介

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信行於內感動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遠實為遠害失其指矣。子

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

非正為鰥也。人之甘甘鰥樂樂而為之臣之而鰥焉往。言鰥乃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

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

念孫云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

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與此相對為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父之於子也

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與此相對為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父之於子也

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

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王念孫云慙

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不慙於景。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

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文典謹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

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

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僨負羈以壺餐表其閭。僨負羈曹臣晉遺

以爵餐重耳反晉伐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禮不隆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

而憐怛生故其人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邪為

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愛喜非為躡

躡焉往生也言非為利意也故至至不容至道之人不可飾容也○王念孫云劉本改至至為至人又下文故

或改為至道不知至至即至道也至道案劉不解至至二字之意又見高注兩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

至乎至極即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末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道也是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乎

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為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

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捫之若跌而據跌仆聖人之

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醫師併東方開

斯照矣言人見照用醫者猶聞而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物

剝落而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復生也復生也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懷

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蕪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

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

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箴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箴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

引注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衣文錦之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服大書在明堂故曰雖醜登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引注云子產相鄭以乘車濟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溫暖其民如人之母也二注與今注迥異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作練帛注云雖不及聖猶文錦也子產先思後去如綵帛雖溫不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兩引為許高二本矣家語子思子曰管仲績錦也雖惡而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三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引注艾之美芳也作女之美芳色傳寫宋本艾亦作女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典謹按御覽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引情作精覽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刃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王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棘之壁而不知號禍之及己也故至聖之人不可遏奪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故也○王念孫云不身遁身當為自字之誤也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遜脩務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驚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遜脩務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梁不為無人不可就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為遁管子法禁篇曰通上而通民者聖王之禁也上下相遁皆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

相欺也。故若行獨樂，不為無人不就其容。獨樂一本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不信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發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發故難。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議而國治，有偕議而國亂也。○俞樾云：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偕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為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儀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倣真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却謂耕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食其母。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莊逢吉云：陽，吉也。本或誤作告也。致易陽為吉，陰為凶。故訓陽為吉，作告非是。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是也。其聲切切而哀。○王引之云：上文申喜遇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敘其事，此未敘其事而忽云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為何事矣。疑閔子騫三年之喪，援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寫者，誤入注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

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文類聚五十二

引成作盛。隱作詔。萬目開矣。作萬目張。意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見微小以

林引作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王念孫云。刑於寡

知也。禪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據彼以改此。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

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施於寡妻。施讀若施于孫子之施。故戎兵以大知小。伐不義。從大

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俞樾云。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

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

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

萬物載之。大而章遠而隆。○王念孫云。大而章。大當為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

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遠是以久而彌章。遠而彌隆。上文云。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

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類矣。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

章者。君子之真也。李善注。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是其明證矣。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

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

義。子曰。鈞之哭也。鈞等也。子曰。子子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

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王念孫云。如高注。則漂池當

以勞苦民也。止疑當作正。上文曰。故人之甘甘。非正偽蹠也。偽與為。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故

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

欲虧義欲則貪多憂害智故害智也多懼害勇○文典謹按意慢生乎小人也蠻夷皆能之之行也善

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

釋則不流刑法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

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

閭內修而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閭內亂而水下流而廣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

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照見日

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羸我羸劣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

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

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

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王

念孫云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

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王念孫云必得其禍與必免其禍相對為文君根本也臣枝葉

也根雖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引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無道之

世以國與人。○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御覽八十引
乃釋上有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文典謹按
也。賦注引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文典謹按此處注也虛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
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王念孫云說文膊薄膊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膊皆當為膊
從專膊之言割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割割也故高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
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
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而福之萌也縣縣禍之
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王念孫云分分當為介介字之誤也介介微也豫六二介于石繫
為微小之稱禍之始萌微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縣縣介介皆微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
也故曰福禍之始萌微也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王易魯酒薄而趙酒厚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趙魯獻之于
周也事見莊子○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御覽八百四十五引許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于楚王魯酒薄
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按今注較莊子釋文御覽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上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
引微詳引書家多約文也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上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
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是羊斟為人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
危則斟為斟酌之義當以羊為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為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將正與羊名相應則淮
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俞樾云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
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

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必并為一談。則皆失之矣。楚共雍臣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楚臣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遺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夏政行。行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王念孫云。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也。粗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曰。善施教。未至於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即至道。既見上文。至下。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平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己殷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人義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食其食。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飲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修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即此化民。通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

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凸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

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出於吳。大鈴。

○梁處素云。吳。其當為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膏燭以明。自鑠。虎豹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

之文來射。援狁之捷來措。措。刺也。○文典謹按。意。故子路以勇死。輒之難。莫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能以

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

所害。○俞樾云。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上術篇。容與甯通。莊子。肱。簪篇。容成氏。六

明有不。容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人能貫冥冥入于昭昭。可與言至矣。

鵲巢知風之所起。鵲。歲多風。則鵲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暉目知安。暉目。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

作暉。日。說文。解字。鳩。運日也。廣雅。雄曰。運日。雌曰。陰。諧。晏。無雲也。當是。晏字。封禪書。作。曉。並同。○陶方琦云。史記。索隱。四引。許注。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晏。無雲也。當是。晏字。按。說文。晏。天清也。又。日部。營下

如。淳。曰。三輔。俗。謂。日出。清。濟。為。晏。○文典。謹按。莊。校。是。也。宋。本。暉。目。正。作。暉。日。注。同。陰。諧。知。雨。陰。諧。知。雨。天。將

陰。雨。則。鳴。○朱。芹。云。羅。爾。雅。翼。鳩。毒。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

陰。諧。鳴。之。故。淮。南。子。云。運。日。知。晏。陰。諧。知。雨。也。或。曰。取。蛇。虺。時。呼。同。力。數。十。聲。石。起。蛇。出。故。江。東。人。呼。為

同。力。鳥。又。廣。南。異。物。志。曰。檀。雞。鳩。鳥。之。別。名。案。暉。日。二。字。合。音。為。鳩。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

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王念孫云。舉以大政。本

意。改。之。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作。舉。以。為。大。田。又。引。高。注。曰。大。田。官。也。當。作。大。田。田。官。也。今。則。既。改。正。文。又。刪。去。高。注。矣。高。注。陰。言。篇。曰。甯。戚。疾。商。歌。以。干。桓。公。桓。公。舉。以。為。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曰。桓。公。聞

齊威歌事以為大田此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為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大田為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大田為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

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為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魚樵云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

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欬飲咽涕流狼戾不可止○文典謹按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

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論衡所引儒者傳書之言多同淮南子知此文亦必重孟嘗君三字

矣又按文選陸士衡於承明作與士龍詩注引此文作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漢書景十三王

傳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蘇林云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

淳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

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說苑善說篇所說略同文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

還注所引琴字似非誤字繆稱訓乃許注本疑高本自作琴也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

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儒殺儒簡公齊君也以柔子陽以猛劫

子陽鄭相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

尚刑而劫死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

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嘆○玉杯為杯必極滋味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象人而用之也嘆其見所始則知所

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

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情峭也陀落也○陶方琦云文選長笛賦注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引許注峭峻也

字而譌當是峻字太玄陵崢岸隋隋注隋峻也陀即故商鞅立法而支解百姓怨之秦孝公立治法吳起刻

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組○若互字本作振又作繼說文互引急也又曰繼急

也楚辭九歌湘瑟兮交鼓王注曰絃急張弦也絃即絃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絃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

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大弦絃是其證秦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絃而大弦絃義與此同也○文典

謹按：意林引則小絃絕矣。故急籌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
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
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為而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
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王念孫云：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謗，謗亦本
者恨也。善也，言一為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為善則積快而為德矣。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
者恨也。非亦惡也，言一為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為非則積恨而為怨矣。快與恨對，善與非
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恩怨也。後人誤以德為恩，德恨為怨，恨故改惡為怨，怨耳。三代之善，
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為謗，則既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
引。此文選運命論注。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
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
德廣，人君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
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皇至於庭，○王念孫云：此本作昔二皇鳳皇至於庭。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
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及爾雅翼玉海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穰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
祥。瑞部引此並作二皇鳳皇至於庭，無鳳字。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穰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
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

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歷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其種。生之木。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撓，撓也。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夜，日不知晝，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也。非至者也。譬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別，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王念孫云：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伎能而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伎能者，涉正文而衍。伎字也。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衍。度字也。因正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并有之。斯為不調矣。太平御覽人亦載。

一引此正作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技與伎同文子符言篇同又齊俗篇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案彼文并下當有有字兼覆而并有之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有技能其才能力涉下文能其事而衍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能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爲文則技下不當有能字且能即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伎伎害爲義者布施

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搆謂以權相交權盡夫水積則生相食之

魚十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王念孫云御覽禮儀部二引此僞匿之本作僞匿之儒又引注曰僞詐恩義案恩匿古字通本當爲士僞匿之士

與相食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爲文若云僞匿之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僞匿之儒儒亦士也隸書上字或作本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文典謹按御覽口百二十三引作夫水積則生相食之蟲注云言大魚食小魚土積則生食肉之獸禮飾則生僞匿之儒三句皆以八字爲句句法一律今本多一義字句法途參差不齊義字疑衍文也又按說文魚水蟲也是相食之蟲義亦可通夫吹灰

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也楚人謂刃頓爲銖○莊遠吉云頓即鈍字故頑頓即頑鈍是○洪頤煊云說文殊死

或作蠅。因誤為蠅耳。廣雅釋草。蠅。蠅也。今本惠作蠅。又蒙蘆惠。今本惠作惠。皆其誤也。蠅。為蠅之誤。慈。俗書。慈字也。與蠅同音。校書者記慈字於蠅字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部皆有音。不音務。又於艸部。慈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蠅為蠅。慈甚矣。其惑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入。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蠹。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鈔百三十四引。作不可與言化。北堂書。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尊尊親親也。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民舉賢上功。則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至頃公。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文典。韓詩外傳。二並作四。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言。當作矣。故糟丘生乎象樁。成丘者。起于象樁。炮烙生乎熱斗。炮烙。生乎熱斗。以人為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之。刑矣。御覽七百十二。引許注。熱斗。熱斗也。熱人。手遂作炮烙。之形也。按今注。無此條。為文也。應補在庖人進羹上。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紂常製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以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涂之。加于燕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相。已笑為樂。名曰炮烙。之刑。與許注。義相同。說文。髮下。所以髮。申。緝也。即髮斗之說。○文典。謹按。生乎象樁。生乎熱斗。兩御覽。服用部。十四。事物記原。卷八。引帝王世紀。與許注。義亦正同。足證陶說。子路橙溺。而受牛謝也。拊出。溺人。主謝以牛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髮。舉也。二注正同。益知八篇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文典。謹按。救一人於患。下。當有矣。字。與下文。孔子曰。魯子贖贖人。而不受金於府。於他國者。受金

於府○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今注正同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

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在上有不字於義為長故行齊於俗可隨

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

之而燬○文典謹按意林引闕作弘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

便也人入之而死○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引泉竝作淵咸池承雲帝樂黃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

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

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

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莊遠吉云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居處部

柱與筵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筐與筵則非其類矣玉簫筵徒曰挺直也小簫形直故謂之筵

此言大材不可小用而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簫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字隸書或作筵形與筵相似筐與筵草書亦相似故筵誤為筐又誤為筵矣馬不可以服

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

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王念孫云兩食不如簞本

今本承誤為兩算誤為簞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烝漢書郡國志烝陽是烝與承通

浮之承誤為兩算誤為簞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烝漢書郡國志烝陽是烝與承通

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蒸食今人猶謂飯中是也既山篇云羹算飯飯在旃茵之上雖食者不擇是算為物之賤者

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算飯落釜中是也既山篇云羹算飯飯在旃茵之上雖食者不擇是算為物之賤者

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算飯落釜中是也既山篇云羹算飯飯在旃茵之上雖食者不擇是算為物之賤者

而七其字各殊考之標爲正字。東樓皆變字之別也。肆字音與標相近通用。蓋小車輶輶亦同。輶又與字之傳聲。輶乃駕馬大車。橋即俗輶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輶輶輶三字同類。輶輶輶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輶。又下棺車亦曰輶。古字無輶。乃以輶借爲耳。爲孔傳尙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肆。攷而附詳之如是。○盧文昭云。今本淮南。肆爲作肆。唯葉林宗本作肆。从長从木。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駝。泥用輶。山用輶。輶音云。駝乃鳥切。推版具。今檢下篇。無駝字。有駝字。从長从木。从土。从小。音正同。云。駝長不勁。蓋與輶同義。廣韻則从長从赤。三字不同。案木字亦有赤音。當以从木爲正。又脩務訓。沙之用駝。葉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案呂氏春秋。慎勢篇。玉篇。乃鳥切。字相似。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即以鳩從文。子淮南。譌其亦可也。○王念孫云。肆當作駝。玉篇。乃鳥切。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駝。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慎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爲肆矣。或又因說文無駝字。而以肆爲標。標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言沙用肆。山用駝。與標同。肆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標不同物。何得以肆爲標乎。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俞樾云。壞字。謂采機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爲采。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陸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基丸於地。○文典譚按。意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陳觀樓云。各本過字皆誤。作過。唯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猗得茂木。不舍而穴。猗猗得埴防。弗去而緣。猗猗防隄也。埴水。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

正與之正正而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

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文與諸按意皆載樂者見哭者而笑○文與諸按意皆哀可樂者笑可哀者○

念孫云哀可樂者治要引此下有而衍○文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陶方奇云故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王念孫云水擊常為水激聲之誤也

波智昏不可以為政○王念孫云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為正已波故聖王執一而勿

失萬物之情既矣○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測原道篇注大本作測盡也今本正文注文皆作既後人以意改

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後人但知既之測為盡而不知測之訓為

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

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濟萬民利不

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王紹蘭云陳風澤陂篇涕泗滂沱毛

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泗即涕之借字說文淚下易草上六齋涕長一尺非經訓也莊氏疑御覽引目作鼻為

是失之○俞樾云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涕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涕然則涕出乎目

鼻必為誤字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文與諸按意皆通為一類即古煇字說文六部

燭火熱也。字亦作燭。又與燭通。禮有司徹。乃燭尸俎。鄭注。燭。古文燭。皆作燭。記。或作燭。左哀十二年傳。若可尋也。此注引作燭。天文。燭。火上。壽。高注。慕。讀葛。單之。單。亦段。為燭。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契。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莊達。古。云。御。覽。引。契。臂。出。血。也。歃。御。覽。引。作。啜。啜。之。別。字。也。○謝。方。琦。云。今。三。苗。注。文。略。婦。節。刻。臂。上。應。有。契。字。釋。名。釋。契。契。刻。也。爾。雅。契。絕。也。郭。注。今。江。東。以。刻。斷。物。為。契。斷。今。三。苗。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割鬻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鬻。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莊達。古。云。御。覽。引。今。之。國。都。男。女。切。騎。足。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剡。髮。文。身。無。皮。弁。摺。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也。摺。佩。紵。笏。拘。能。拒。折。之。容。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鳴。玉。云。史。天。官。書。太。微。宮。垣。有。匡。衡。十。二。星。注。正。也。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也。舉。十。二。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衰。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群。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

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人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

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俞樾云廣雅釋詁徒祖也徒倮猶祖倮徒與祖一聲結軌乎

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也。併色

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

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綵之服。五綵謂三年替年九

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陳觀樓云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

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

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

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綸施玉組也

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殯其

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祇。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明乎生死之分通乎

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王念孫云文子上仁篇優

奢擧字作擾與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

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

庸禮器之文記於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昔有扈氏爲義而入。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知義
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二十三引體情下有而字。○其社用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兼
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王念孫云。有虞氏之祀。祀中霤。爲禮。此涉下文
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其社用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兼
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皆其禮。二其社用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兼
用黃帝樂九其服尙黃。舜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祀。祀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翬。翼棺衣。其樂夏
韶。舜所作也。其服尙黃。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生地之所宜也。祀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翬。翼棺衣。其樂夏
簫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尙青。木德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祀門。
秋祭先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尙白。金德也。故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
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尙白。金德也。故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
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尙赤。火德也。故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
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削。○洪頤煊云。
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注隅角也。差邪也。些差聲相近。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
要子春秋諫下篇。衣不務於隅。趾之削。趾即背之譌字。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
之輶。○孫詒讓云。短疑當爲矩。文句者。闕文也。說文句部云。句曲也。疏矩者。方文也。輶
字疑誤。說文革部云。鞵革生鞵也。此上文並說帶不宜忽及鞵履。此必有譌挽也。故制禮義。行至德
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
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
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

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士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士龍。以請謝過。士龍。文以青黃。引。文。典。謹。按。意。林。絹。以。綺。繡。曰。絹。謂。羅。縠。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絹。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罔。耳。太。平。繆。以。朱。絲。尸。祝。衿。袂。墨。齋。衣。也。大。夫。端。冕。冠。也。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而。臆。改。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剗而已。剗。下。有。音。出。二。字。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剗。字。或。音。出。或。以。為。芥。之。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剗。者。剗。之。壞。字。也。草。薊。即。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應。薊。兮。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薊。芥。是。芥。薊。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引。作。草。芥。也。○。文。典。謹。按。意。林。夫。有。孰。貴。之。言。芥。之。不。貴。也。○。莊。達。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引。作。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夫。有。孰。貴。之。言。芥。之。不。貴。也。○。莊。達。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王。念。孫。云。天。下。大。雨。雨。本。作。水。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丘。陵。若。作。大。雨。則。非。其。指。矣。後。人。改。水。為。雨。者。以。與。舞。處。二。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字。為。韻。耳。不。知。此。文。但。以。舞。處。為。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時。天。下。大。水。武。王。伐。紂。載。尸。而。行。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武。王。也。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王。念。孫。云。遭。文。還。海。賦。注。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青。書。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並。作。有。道。藏。本。不。為。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案。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為。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為。三。年。之。喪。上。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舞。處。為。韻。此。以。行。喪。葬。為。韻。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韻。矣。此。言。武。王。為。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

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武王不為三年之喪也。下文云脩干戚而笑鑊插。知三年而非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戚而言。鑊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為三年之喪而言。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三年之喪。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與要略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三篇皆謂武王始為三年之喪。則又高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也。載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也。皆由正文誤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為三年之喪。於武王廢朱本。又改為言始廢於武王也。皆由正文誤作。不為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文典謹按。御覽設教見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鑊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微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王念孫云。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孫志祖云。狐梁無注。或疑即有狐綏綏。今本說山訓作淫魚出聽。又引此文作狐梁託絃以流。蓋瓠與狐通也。與衛詩無涉。梁曜北云。梁字何解。豈巴又名梁耶。○文典謹按。孫說是也。北堂書鈔一百六。歌篇二。引狐正作瓠。又引注云。瓠梁善歌之人也。藝文類聚四十三。引注善歌。上多一古字。餘同。皆足證孫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

而歐治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亦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

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也為

誦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導引輕舉假上也○莊達吉云俗本亦誦作亦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

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

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

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俞樾云前得字皆常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

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

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子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

○莊達古云莊子大宗師篇堪壞昆侖陸德明釋文云堪壞神人面獸形淮南作鉗且是書本鉗且

作鉗且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舉據山海經云是與鉗且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鉗且古

通因之從不之字亦與負通也堪鉗亦同聲○王念孫云程錢莊說皆是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

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文典謹按意林夫稟道以通物

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

方。○王念孫云兩為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資產部八飲食部十一引此皆無兩

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

方為字齊味當為齊味字之誤也齊讀名劑味即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太平御

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斯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漢書
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作味今經傳皆作和從熱變也此味字若不
誤為味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文典謹按煉北堂書鈔一百其本一牛之體伐榘桷豫樟而剖梨之剖
四十五引作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轉齊味意林引作劑味其本一牛之體伐榘桷豫樟而剖梨之剖
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櫟為順也今作榘者因上文棺槨柱梁等字而誤耳茅本並注文亦改
從之謬矣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
也○王念孫云體字因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正相對則一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
樂韓風秦牙管青善相馬者古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
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樂紂之所以入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剗闕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
橐埴坊設具鑪埴皆治非巧治不能以治金○文典謹按御覽九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
之大屠剃截髮也○莊遠吉云御覽吐作坦垣字之訛○王念孫云刀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
所謂芒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自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剗字案劉增是也據高注云剗磨刀石○王念孫云劉本於剖下增剗
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剗如新剖剗刀刀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
若新發於硯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刀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
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磨雖砥與剗不同而字亦作刃○文典謹按御覽八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
理也○文典謹按御覽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王念孫云巧也上當有為字下
悲也與此相對為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
引此正作非所以為巧文子自然篇同

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鑣。連開陰閉。眩錯。連鑣。鑣發也。連開。相通也。陰。入於冥冥之眇。

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王念孫云。衆虛二字。因上文游乎衆虛之閒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

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閒。謂心與手之閒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閒。無衆虛二字。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

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

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

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寂寞。微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

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文義較今本爲完。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

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

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

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

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觀樓云。不知孰是孰非。不

知二字。因上句而衍。○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撓。撓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馘

酸而已矣。昔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俞樾云。跌衽宮

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衽。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於此爲寡人失。孔子聞

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

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故通於道者
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故通於道者
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曉曉意
一曲而辟辟也小邪然忽不得復迷惑也○王念孫云然忽不得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也世所謂
五兩○莊達吉云文選注引覩作統見作候許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
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其爾此字義當作統爲是○王念孫云莊以覩爲統之譌是
也道藏本朱本注玆作候風雨也雨乃羽字之譌劉本改爲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
從之誤矣廣韻統船上海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
云統候風羽也今本羽爲作風則高注雨字之譌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
字耳○陶方琦云覩乃統字之譌雨乃羽字之譌王篇統候風五兩也廣韻二十六桓統船上海風羽楚
人謂之五兩又二十四緩統下云候風羽出淮南子許注舊本作統明矣御覽引作候風扇也扇乃之
羽二字漢文○文典謹按記纂淵海卷二引北堂書鈔云候風之羽楚人曰五兩與今本書鈔所引許注
小異而與廣韻正同必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以待有爲治
宋人所見真本如此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以待有爲治
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王念孫云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儀是
耳職易守事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並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義不相屬且與下是以人不兼官官
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衰弘師曠不可與衆同職又其一證矣是以人不兼官官
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
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脰者使之跖鑿使入深○王念
孫云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鑿並作鑿案鑿字是也鑿即鑿也跖跖也文選舞賦注引淮南許
注如此故高注言跖插說文宋玉篇胡瓜切兩刃也宋魏曰宋或作鉞玉篇云今爲鑿方言云西宋魏
之閒謂之鑿高注精神篇云西鑿也青州謂之鑿釋名云鑿或曰鑿鑿剝也剝地爲坎也宋鉞字異而
義同西鑿插亦同今人謂西爲鑿鑿是也使長脰者跖西則入地深而得土多故高注曰長脰以跖插者

使入深也。後人不識字，遂妄改爲「履」。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脚作履，按說文：『履，脚也。』今足，脚不得言『履』，且高注明言『脚』，不言『履』。』○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脚作履，按說文：『履，脚也。』今注亦作『履』，是御覽七百六十四引。」
注：「亦作『履』，是御覽七百六十四引。」
使之塗。區人塗地，因其倂也。○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正同。』按新論亦作『使』者，使之塗地。」各有宜，而人性齊矣。○文典謹按：『軍書治要引許注：『正同。』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赦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闢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莫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不可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
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文典謹按：『御覽羽族部：『鵲條，故高』
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文典謹按：『軍書治要引許注：『正同。』
要引：『銓，作機。』
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孫詒讓云：『秦族訓云：『人欲』
經水攻具，凡從官聲完聲字，古多通用。管或作筭，是其比例。管所以視遠準，卽水平，非一物也。李筌太白陰
古異耳。○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正同。』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
今注正同。案說文：「水準也，準平也。」說正同。
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騷擾飛兔而覲之，則世莫乘車。騷擾，良馬飛兔。其子，騷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要，騷兔，皆一日千』

里者也。按治要所引乃約文。呂覽高注：要裏飛兔，皆馬名。馳若兔之飛，因以爲名。與許君說亦有異。原道訓：要裏注亦當是許注。入高注者，○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兔作菟，車下有矣字。與下文終身不家矣，其行若飛，因曰飛菟也。待西施毛嫱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嫱，古好女也。○王念孫又引注：作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案廣韻及元和姓纂：落慕，西施故改之耳。不知治要御覽所引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嫱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書多言毛嫱，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嫱，此自作絡慕，不必同也。○陶方琦云：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西施，落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落慕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英文典謹按：意林引：作待古。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鴛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王念孫云：危爲禁，本不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高爲難，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爲，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爲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爲難而誅之，正與上二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民：困於三威，篤煩爲敬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文義並與此同。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千求，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文典謹按：峭法嚴刑，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囁，獸窮則羣。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王念孫云：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杖也木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殘商誅紂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

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

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

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

相之顏闔魯而不官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

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驥驥四驂

騏騏驎北翟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竅空處世然也○王念孫云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

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惴惴勢不便

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玄蠅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踐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

傳曰羣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故又史記楚世家曰處

既形便勢有地利有與又同淮南傲真篇曰處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

能為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

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鵠鵠不過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

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

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慤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

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王念孫云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

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

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伯夷叔齊非樂家室安妻子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安視伯夷則慙矣。從伯夷視管安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淵藏作沉淵。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孟諸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鯁胡汗。鯽鮪人口若露而死。周書王會篇。歐人蟬蛇。彼以蟬為鯽。與此以鯽為蟬。可互證。說文虫部云。鯽。蟬也。或从舟作蟬。與鯽形近。因而致誤。蟬當為飽亦形之誤。艸書二字相似。云形訓云。蟬飲而不食。荀子略篇亦云。飲而智伯不食者。蟬也是。蟬雖飲而不多。故云入口若露而飽也。然許注已以魚名為釋。或後人所增。竄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澹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隱士。慊恨也。○文典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注云。冰寒炭熱。無時得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人上有主字。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也。蹠至故以道論者總而

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苛作苟。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

經作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治要舉○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揭作揚注同。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

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逐作違。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文典謹按羣書

遠於煩撓爭爲僂辯。久稽而不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及宋本並作久積而不決。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

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

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

揜形。○文典謹按其耕不強其織不強兩強字於辭爲複羣書治要引作其織不強宋本同。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溢作裕。姦邪

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云史記集解七十九及羣

書治要引許注成荆古勇士按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也而死呂覽論威成荆

致死于韓王古荆慶字通成荆或作成慶漢書景十三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師古注成慶古勇士見淮

南子是淮南舊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

之淳。澆薄也淳厚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招隱詩法王元長永明策秀才文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

有肥磽趙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

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噬其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

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

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與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

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文典謹按則夏與下文冬則羊裘解札不一律初學記人部中御覽四百八十五引並作夏則二十引作則夏疑後

人據已誤之○文典謹按則夏與下文冬則羊裘解札不一律初學記人部中御覽四百八十五引並作夏則二十引作則夏疑後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文典謹按則夏與下文冬則羊裘解札不一律初學記人部中御覽四百八十五引並作夏則二十引作則夏疑後

引解札作蔽體一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爲裘如知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莊達云御覽引

其精當是今本脫之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星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庸不足以論之○王念孫

喻字之誤也論或作喻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

之閒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文典謹按守正修理文選東都賦注東京賦注鵠而欲

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王念孫云由是當爲是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

猶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

原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夫飢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文典謹按古

詞作古今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觀樓云仕鄙當爲仁鄙字之誤也仁

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王念孫云

之誤也○王念孫云一鄉爲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下屬爲句非以沈

先書治要引作輕足者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
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
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王念孫云此用孟子語則水
此皆作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百三十五引按意林引實作貨御覽九故物豐則欲省○文典
求水火林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百三十五引按意林引實作貨御覽九故物豐則欲省○文典
豐治要引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文戈部或邦也○俞樾云或邦也○國古人也說
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漢劉氏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政作正政正古通用世亂則君子
為姦而法弗能禁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法作刑

卷十二

道應訓道之所行動物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曾國藩云此篇雜徵事實而證之

子語證之凡引五十二處○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為無為有形也曰子知道乎無
為曰吾知道故無為有形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俞樾云竊讀為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

之通作。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王念孫云。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下。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王念孫云。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形者。未嘗有。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不可以微言。見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謀。故白公有陰。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俞樾云。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並作若以石投水。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澗。齊二水名。○文典謹按。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王念孫云。誰當爲唯。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篇。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心不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

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浴室，楚殺白公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

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惠王，魏惠王也。○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文典謹按：御

引示下有之字。又先生皆善之。○王念孫云：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有注云：示為國法。先生皆善之。類篇：民字古作呢。人字唐武后作至。疑呢誤為先生。皆作民人。集韻

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為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有注云：示為國法。先生皆善之。類篇：民字古作呢。人字唐武后作至。疑呢誤為先生。皆作民人。集韻

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為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即諸先生也。若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為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

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為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文典謹按：俞說是也。先生乃周季恆言莊子天下篇：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韓非子五蠹篇：夫難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所謂先生者，皆指長老有德者而言。辭本明顯，無可疑。王五蠹篇：夫難法者罪，而諸先生

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王念孫云：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惠王曰：善，可行乎？秋：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也。皆其證。○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翟煎作翟璜。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桂馥云：魏子才

於一事為所。李獻吉曰：西土人謂著力幹此事，則呼為所。馥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謂所許聲相近。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云伐木聲也。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王念孫云：有禮當為在禮字之誤也。在與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文典謹按：御覽寡人之治。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

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

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乃得生也。材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得白公篡也。其財而分人。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王念孫云：石乙當為石乞，字之誤也。乞即乞之省文，非從也。得積七日也。」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石乞。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害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陶方琦云：御覽九百二十七引許注：梟子大食其母，按大應作長。詩流離之子陸璣疏曰：自關以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呂氏春秋分職篇高注亦云：梟愛養其子長而食其母也。意林引桓子新論：梟生子長食其母，乃能飛並作長字。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子，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樺，榼也。○莊達吉云：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楮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章昭說：飲器，樺榼也。皆爲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王念孫云：德將來附，若美，此後人因上句作德將來爲若美。

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王念孫云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無心字亦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也○曾國藩云累者層累也刺不入擊不中一利之亦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歡然愛利四層也故曰四累之上高注失之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禹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王念孫云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為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篇亦有此句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其與堯同臣武王之佐五人周畢召公太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土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騷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騷趨則頓走則頓常為蜚蜚驅驢取甘草以與之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騷有患害蜚蜚驅驢必負而走○莊遠吉云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距虛比為印距虛驢甘草即有難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騷攷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

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入。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寧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任。我輩也。詩曰。以商於齊。幕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炬。從者甚衆。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莊達吉云。疾。太平。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俞樾云。舉難篇。上。有之字。當從之。猶是也。之。歌者。即。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序。難。市。篇。作。此。歌。者。也。猶。是。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王念孫云。及。至。為。舉。難。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從。者。以。請。桓。公。轅。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王念孫云。合。當。為。今。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並。作。常。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宣。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文。典。謹。按。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莊。子。讓。王。篇。作。為。吾。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天。下。號。也。大。王。宣。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王念孫云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

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為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柰

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已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

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

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詹黈云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文典謹按列子

說符篇及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本書或作寡人得奉宗廟社稷可據以訂正詹說非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

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王念孫云任當為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為國之本在於為身列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楚王

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齊桓公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

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依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王念孫云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

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為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觀樓云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詹黈云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

猶曰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

扁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桓公曰已死矣輪

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粕二字○粗糟之語也○一切經音義引莊子釋文引許注作粕已澆粗糟也今注之糟粕二字○粗糟之語也○一切經音義引莊子釋文引許注作粕已澆粗糟也○今

一粗字又倒易其文耳說文糟粕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

酒滓也釋名酒滓曰糟浮米曰粕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

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

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

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俞樾云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

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

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王念

常為劫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其證二柄篇又

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

物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為劫繆稱篇曰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是其證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間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徐馮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

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王念孫云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為文

者十丈。○王念孫云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句。圖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圖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與師而攻之。圖未而城自壞者十丈。新
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文典謹按。意林引於此。作之。使之治城。城治而後
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
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
乍入乍出也。若其一。○王引之云。此當以若亡其一為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卸若失。若喪
匹。鬐鬣不及也。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為
耦。此言若匹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匹其身也。高讀至若匹為句。則若此馬者。絕塵引轍。絕塵不及也。弭
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與失微為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若此馬者。絕塵引轍。微引迹疾也。弭
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僇纏采薪者。九方堙。纏采薪者。九方堙。人姓名也。○王念
孫云。供當為共。此因字而誤。加人音也。蜀志。郗王傳注。引此正作共。列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
訓為繞。說文。或訓為束。廣雅。無訓為索者。纏當為纏。字之誤也。說文。作纏。云。索也。字或作纏。坎上六。係用
微。纏。馬。融曰。微。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纏。故高注云。纏。索也。若作纏。纏。則義不可通矣。列子及
卻。正傳注。白帖。力十。纏。字。亦誤。作纏。蓋世人多見纏。故高注云。纏。索也。若作纏。纏。則義不可通矣。列子及
今本。纏。字。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固。固。纏。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列子
釋文。作纏。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纏。紐。之。璽。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子。溺。者。金。列。子
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也。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
高注。自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也。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
加之。其。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本。作。尋
常。之。纏。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同。此。文。以。佩。富。纏。為。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
索。亦。改。淮。而。失。其。韻。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
九。引。此。並。作。尋。常。之。纏。雖。纏。誤。為。纏。而。纏。下。俱。無。索。字。

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

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注：○王念孫云：求下脫馬字。郤正傳：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

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

在內而忘其外。」○王念孫云：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也。忘其

其外，列子同。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爲見，而其字尙存。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

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

若，楚大夫，在魏者也。」○王念孫云：此許注也。宜若，當爲宜咎。字之誤也。史記六國表：韓世家並作宜咎。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曰：楚大夫，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曰：權謀篇：作屈宜

咎。是曰：咎古字通。屈宜曰：之爲宜咎，亦猶平王宜咎之爲宜咎。○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四十五引許注：屈宜曰：楚大夫，在魏者也。按宜若，當是宜咎之譌。史記韓世家：作宜咎。引許注：亦作屈宜。咎曰：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咎曰：權謀篇：作屈宜。咎曰：音近古通。舅犯亦作咎。犯若，乃咎之誤文。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

○王念孫云：爲人，本作爲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爲之，謂爲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屈子曰：將

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王念孫云：時，上當有以

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俞樾云：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始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

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俞樾云：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始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

作殆尤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俞樾云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嘻且待吳起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文典謹按傳寫宋本三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王念孫云章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章字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王念孫云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

君移年二十一歲。○王念孫云：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爲

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

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

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

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文典謹按：一，北堂書鈔百三十八御覽七百七十引並作北藝文類聚七十一作

水。使美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王念孫云：故下文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

一事而謂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曰：故主人主之嗜欲見於外

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饒而使齧其指。毛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爲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故老子曰：人無

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

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寶，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

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

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

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能失信，得原。吾

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學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

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

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

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王念孫云：是以當依列子說，符篇作以是。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

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鉤，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

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

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砥也。文王三

也。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

而善謀。○俞樾云：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

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

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

行千里也。雞立玉百工。三玉爲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俞樾云：三玉爲一工，他無所見。疑本作玄玉百朋。八年左傳：賜玉五穀，倍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章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卽玉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以玉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玉字闕壞，而爲五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玉耳。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玄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具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解。古者實以二貝爲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玄玉百朋，大貝百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玄，豹黃熊，青豺，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臣仲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四引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童相視之一，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削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念孫云：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慎同。並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

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王念孫云：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並與音同。史記：甘茂傳：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為音，而誤以為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為無耳。莊子：肱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音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音，其有道也。

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王念孫云：臣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即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齊備卒足也。○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王念孫云：臣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即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偷也。

一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王念孫云：之禮當為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即其證。蜀志：郤正傳：引此，正作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王念孫云：郤正傳注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服章部五、服用部九引此，夜下俱有出字。於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文典謹按：義為長。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王念孫云：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枕作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王念孫云：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則明字文不成義。後人不知又為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偷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偷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尚未改。太平御覽四引，皆作齊師聞之。○莊遠吉云：御覽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齊師聞之。作於是齊師聞之。

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王念孫云楚君當爲楚軍聲之誤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楚軍則還

通用不煩引證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王念孫云故曰無細而能薄

則爲乃而諸本從之莊本同斯爲謬矣。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王念孫云故曰無細而能薄

君能用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並作故伎無細能無薄故老子曰不善

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

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自忘其身。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

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回入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

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

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

威。○俞樾云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今

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

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

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

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

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陶方琦云。羣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

王大說。遂尊重薛公。○王念孫云。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即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尊重也。又西周策。齊策注。呂氏春秋。勸學節。喪二篇注。禮記。祭統注。並同。古書無以尊重。重二

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書。皆但言重。無言尊。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王

重者。唯俗語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王

云。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故老子

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

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薦肩。○王念孫云。淚注當爲渠頭。高注。渠

頭。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爲淚。廣韻。渠。魚切。引方言云。杷。宋魏之問。謂之渠。渠。渠字或作

云。渠俗。淚字皆其證也。頭誤爲注者。注字右邊。主爲頭字。左邊。至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旁耳。若高

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妄改之。渠頭。大頭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

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頭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過渠。皆周頌也。渠

大巾。言以後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

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爲大也。太平

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薦肩。則後人以所見本已誤。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戾。頭而薦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

虛篇。作薦。頭而薦肩。薦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頭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頭而薦肩。又引

注云。渠。大也。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願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遞逃乎碑。○王念孫云。碑。下。脫。陰

聚引作碑下論衡同。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為倦。龜殼。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王念孫云此本下有注云渝解也。無解字者從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玄格次三裳格繫鉤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高注曰愉解也。經緩也。又方言愉擣脫也。解愉脫也。郭璞曰悅猶脫耳。文選七發愉弄恬怠輸寫典濁李善注引方言愉脫也。愉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愉解。論衡作至長不愉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齷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

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與

出。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若我南游乎固宣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莊達吉

方言云。○盧云。昭云。黨訓所案釋名。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最高。故曰上黨。又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往黨衛侯會公于番。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史記齊世家。萊

人也。案此亦齊人語。然上黨在晉。而亦以所為黨。則不言公子徒衆何所適。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

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胸。○王念孫云。東開鴻濛之光。開當為闕。闕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闕誤為開。莊子秋水篇。今吾無所

開。吾喙。釋文。開本亦作闕。楚策。大闕。天下之句。今本闕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葉此。國而闕。蜀故徵。史

記。闕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闕。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闕與貫同。維記。輪人以其杖。闕

穀而輟。輪闕。穀即貫。穀。漢書。王嘉傳。大臣括髮闕。械。闕。械。即貫。械。今人言闕。通。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闕。闕。大。載。禮。子。張。問。入。官。篇。傳。察。一。而。闕。於。多。家。語。入。官。篇。械。闕。今。人。言。闕。通。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

漢書。關。作。貫。東。貫。鴻。濛。之。光。謂。東。貫。日。光。也。見。上。注。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

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光。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鴻。濛。之。光。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

濛。之。光。貫。闕。古。字。通。則。開。為。闕。之。誤。明。矣。視。焉。無。胸。本。作。遠。遊。焉。則。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焉

汎。而。見。揚。雄。甘。泉。賦。云。目。冥。胸。而。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焉

汎。而。見。揚。雄。甘。泉。賦。云。目。冥。胸。而。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焉

汎。而。見。揚。雄。甘。泉。賦。云。目。冥。胸。而。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焉

忽而無見兮聽悅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詢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
視焉則詢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詢古字通也此字從目句聲大雅江漢篇來句來宣鄭箋曰句當作營
史記天官書句始徐廣曰句一作營句之通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胸者涉上句無字
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胸爲則胸之通作營矣遂改胸爲視而莊本從之案廣韻胸視也
是胸與天爲韻若作胸則失其韻矣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水流沃也汜涯天之際其餘一舉而千萬里
且胸與天爲韻若作胸則失其韻矣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水流沃也汜涯天之際其餘一舉而千萬里
千萬里汰吾猶未能之在吾向未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
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吾不可以久駐○王念孫云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垓九垓九垓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事精屬意逝九閼如淳曰閼亦陔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陔重也謂
九垓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陽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
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並引作九垓之上李自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即用上篇
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爲
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爲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若士舉
所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並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若士舉
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極治得爲極治也悖若有喪也○王念孫云止
爲句極治疊韻字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乃止駕爲句心極治爲句悖若有喪也
通心不怠恨若有喪不怠即極治是也極治之借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俞樾云王氏念
孫謂止極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其言實極治即不怡也不
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
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即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
之誤駕之段字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終日行不離咫尺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
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

子朝秀不知朝秀高注同今作朝朝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
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蠶音秀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
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陶方琦云文選注御覽引正文及許注俱作朝秀今本作朝秀乃因莊子而改
莊子逍遙遊朝蠶字廣雅朝秀母也即本許注玉篇朝思又弋久二切朝生莫死蟲也今許注既解為蠶當一作
朝秀秀即朝蠶字○名華母即引淮螻蛄不知春秋螻蛄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曹父三年季子治曹父三年
南許氏注文○子之為孚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案諸書無謂必子賤為季子者季當為孚字之誤也孚與處聲相近
治要作季子故知必通作孚孚誤作季也○陶方琦云季子賤也與今注正同而巫馬期纔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陶方琦云
子也與今注正同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陶方琦云見得魚釋之御覽麟介部七引
記呂覽並作巫馬旗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陶方琦云見得魚釋之御覽麟介部七引
作見夜魚者釋之軍書治要引作見夜魚者得魚則釋之案軍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巫馬
漁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魚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秦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夜巫馬
期間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
按軍書治要引人下有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
之字與呂覽具備篇合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王念孫云各本及莊本
不誤軍書治要引此正作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問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
誠呂氏春秋家語並同者神明也問兩恍惚之物也景曰非也問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本
且澤出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閭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有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王念孫云。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執視字之誤也。執與熟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也。○文典謹按。爾雅釋詁。廣雅釋詁。四慮。謀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高注。慮謀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鍛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倒杖策。故鍛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也。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輔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囚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莊遠吉云。後漢書楊震傳。柴門謝客。三國志。以萬兵柴道。與此柴字義同。即塞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思之。

○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中夜夢受秋駕於師御之術善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王念孫云望之謂之當
四十六引注堅作臥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博志篇同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
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
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
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
劍蓋為莫邪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為之主也飲非謂柁船者曰權
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俞樾云嘗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
氏春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王念孫云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
又案敦然二字當在瞑目之上而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
而已○俞樾云已乃人已之已已上當有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
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俞樾云載當作哉聲之誤也哉下脫不以
而棄劍者其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
次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
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
也句斷呂氏春秋離謂篇作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王念孫云失從
有以橫說魏王有與又同

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是其所
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為。又而莊本從之。則昧於假借之義矣。
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
不可也。○王念孫云。不可下脫為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
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孫詒讓
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彼文亦有譌。說參合校。釋此似當。云不能以閉。所以不知
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開。言門以開。閉為用。若匠人為門。但能開。而不能閉。則終未知為門之要也。文子開
閉二字。尙未譌。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墨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也。○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謝玄
可據以校正。引許君淮南注。作裝束也。當即此處注。或舊本作裝。又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留於秦。周年不得見。
引作裝飾也。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注亦曰。裝束也。時出車。箋。裝載物而往。義同。
○文典謹按。意林引周作三。以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文典謹按。意林引。予以節。
文。吾留秦三年。嚴之。則作三。是也。○陳觀樓云。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
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如秦。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
予之將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文義遂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
不可曉。○王念孫云。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而說之之上。非是。
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
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也。其證也。下文。
此所謂筦子。○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
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
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爲正。即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
止存扶形。淺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文典謹按。意林。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鳥飛而維繩者。士者。
引。作故大丈夫之行。不可掩。是其明證。已在唐代矣。

上下無常。道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鳥。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觀樓云。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臺飛而維繩。當作鳥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北。意北而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荷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也。故此云。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今本鳥誤作鳥。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維。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系。則義不可通。注內。鼻字。亦鳥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澄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王念孫云。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即鐵之誤也。鐵或省作鍼。形與鍼相近。今作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見於外。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金鐵作金石。乃後人所改。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王念孫云。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房宿。句星。在房心之間。注本作房。是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王念孫云。劉本注文。房星作房。房。朱本漢魏叢書本。並同。案正文。本作句星。在房心之間。注本作房。是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又改注文。之。駟。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矣。駟。為。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爾。雅。天。駟。房。也。以。房。釋。天。駟。不。以。天。駟。釋。房。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即。其。證。太。卜。曰。然。晏。子。出。太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昔吾見句星在四心之間。即淮南所本。鉤與句同。四與駟同。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齊田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

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塞重舉白而進之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醕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王念孫云：揖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揖。荀子：議兵篇：拱揖指麾，富國篇：作拱揖。文選：爲州牧。與彭寵書注：引若頤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揖者，借字耳。劉結不達，兩改揖爲益，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曰：何謂益而損？敬慎篇並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王念孫云：劉本改儉爲陋，陋爲儉，而莊本從之。案說文：儉，約也。廣雅：陳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爲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狹。狹亦陋也。德施天下，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未得獸者，唯恐創多。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道全爲子。曰：塞其兌，是也。

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俞樾云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彼皆樂其業供其情○王念孫云供當為
類矣義相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木天替被髮也○王引之云
地篇皮弁鷩冠鷩冠水鳥天將雨鷩冠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鷩冠字並聿述二音匡
有過禮之衣服圖及鷩冠獨斷謂鷩冠為鷩冠亦因鷩音轉鷩蓋鷩字本作述音故其字或作述
或作鷩又通作鷩耳鷩與鷩為韻若鷩無文采則失其韻矣鷩即鷩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鷩帶笏皆所以
為飾故莊子亦言鷩冠鷩若鷩無文采則失其韻矣鷩即鷩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鷩帶笏皆所以
無所取矣諸書皆言鷩冠者若鷩無文采則失其韻矣鷩即鷩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鷩帶笏皆所以
亦譌字古無訓皆言鷩冠者若鷩無文采則失其韻矣鷩即鷩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鷩帶笏皆所以
且去其被髮亦文不成義若云借替為旄旄與旄旄之說文影部髮至眉也引詩曰就彼兩巖與淮南此文無涉
說文曰部旄旄亦文不成義若云借替為旄旄與旄旄之說文影部髮至眉也引詩曰就彼兩巖與淮南此文無涉
有蓋而旄旄亦文不成義若云借替為旄旄與旄旄之說文影部髮至眉也引詩曰就彼兩巖與淮南此文無涉
不可通高注非是○俞樾云高注彼注云一說旄旄也旄旄冠也知天文者冠訓被髮未之前聞於此文去字尤
尤即鷩字也引匡謬正俗鷩字音聿亦有衞音蔡氏獨斷謂衞氏冠為證其說洵謬不可易矣惟未說
警字之義替當為鷩蓋者鷩字音聿亦有衞音蔡氏獨斷謂衞氏冠為證其說洵謬不可易矣惟未說
劍而帶之笏文義一替作替者段字耳高注以被髮觀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解其劍而帶
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
其質厚葬久喪以宣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壠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
可以待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